





自警編

事君類上

忠義
得體

公正
講讀

德望
諫詩

忠義

寇萊公當國 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
天子如山不動却我狄保宗社天下謂之
大忠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
職或勸公宜退公曰 先帝待我厚期以
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 先帝故平勃不
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



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
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
之救禦

歐陽文公奏事錄云仁宗既連失褒豫鄂
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
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
言者常以國本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輒
留中故樞密副使包公拯今翰林學士范
景仁所言尤激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
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亦屢進

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
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
秋余自樞廷過東府忽見內降一封乃諫
官司馬光言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呂誨亦
有疏論述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
及有所啓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
未得其人余自為校勘及在諫垣忝兩制
逮此二十年每進對嘗劇從容至此始聞
仁宗自稱朕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為
可韓公皇恐對曰不唯宗室不接外人臣

等不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
仁宗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
慧大者可也遂啓其名謂何 仁宗即道
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
贊之議乃定余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
敢施行請 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
取旨明日奏事崇政殿因又啓之 仁宗
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
商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 今
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來日將上 仁

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
事若行不可中止乞 陛下斷在不疑仍
乞自內中批出臣等奉行 仁宗曰此事
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
賀六年十月也命既出 今上再三辭避
有旨候朕闕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朕除
今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
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為皇
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壞而愈進
示 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曾公

與余皆以為然及將上今上累讓表
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
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
知將立為皇子不若正其名命立為皇子
緣誥勅降付閣門某得以堅卧不受若立
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
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某受不受也仁
宗沈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不韓
公力贊之遂降詔書立為皇子仍更名某
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

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
十字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
點今封在中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
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
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司馬溫公上疏面言臣向者進建儲之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然無所
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
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
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

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
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諸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
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曰敢
不盡力後月餘詔 英宗判宗正寺固辭
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稱疾不入公復
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
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
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 陛下之聖

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
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
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
遂受命 行狀

英宗即位以驚疑得疾太后垂簾同聽政
帝遇宦官少息左右多不悅者乃說間兩
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魏公琦
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以危言感動
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

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
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
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
列為縮頸流汗或謂公曰語不太過否公
曰不得不如此間有傳 帝在禁中過失
事衆頗感之公曰豈有殿上不會錯了一
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妄傳語言
者稍息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不樂
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
惟公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深助其議嘗

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公
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
之乎太后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
舊渦尋鬼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
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脩乃進曰
太后事 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
下婦人之性鮮不如忌昔温成驕恣太后
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
能思耶太后曰得請君知此善矣脩曰此
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

稍和脩復進曰 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
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
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
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 仁宗
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
見 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息公曰自古聖
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
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
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
政恐 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

者 帝大悟自是不復言熙寧中歐陽公
退居穎上蘇子由往見之間言及此曰古
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
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
琦所能也

韓魏公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
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
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
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
此何言也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
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
中外之人舖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
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
韓魏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
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入
韓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

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
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
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
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蘇公頌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宣仁 哲
宗有言或無對者蘇公奏事宣仁畢必再
稟 哲宗有宣諭必告諸公以聽聖語
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
元祐執政至蘇公一上曰蘇頌知君臣之
義與它人不同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軫
在鎮豈有此禍虜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
相給以割地遣公往虜人以其國僕射韓
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
今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
為也虜人謂黏罕為國相云明年正月正
見公言欲以公為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
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名指使陳灌等曰虜
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
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為不義屈乎即手書

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
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
為正者妻婦之道此子所以有死也付灌
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危酒以衣條
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謹然歎曰劉相公
忠臣也因與灌共革公壽聖院西崗上遍
題院壁識其處灌逸歸報公子子羽具棺
衾公故將王瓊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死
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
耿南仲等以李公綱堅執異議決於用兵乃

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綱不可宜以綱為宣
撫使 上欲用綱召對睿思殿諭以所欲
遣行者綱自陳書生兵事實非所長今使
為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
責 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綱
奏曰借使臣不量力為 陛下行須擇日
受敕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 上乃許
別日受敕綱退即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
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
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且督

令受命於是臺諫交章言綱儒者不知軍
旅將兵必敗又言綱忠鯁異眾為大臣所
陷他日成功亦死敗事亦死不宜遣

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 上為睿聖
皇帝冊皇太子即位鄭公穀庭立面折之
不能奪私竊謂逆賊凶焰熾甚非結外援
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
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 太后降詔
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
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

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 朝廷付之有
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廷之臣可得而
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
法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
亂臣雖以橫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
傅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矣又聞以簽書
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
俊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
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
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傅等姦

謀假朝命使外無彊兵謀臣内生變亂得
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浚不
當謫降即遣所親承議郎謝嚮更姓名微
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
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
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
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
詔以 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
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即與
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羣吏皆昔

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俎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 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 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為人歟乃亦若鷺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詐至孝至忠乎夫忠孝也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筭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可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

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用馬溫公通鑑斷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李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酷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

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弃孤
成壑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
之幸 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
邪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
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
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 仁宗在側曰此
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府
司錄及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程琳亦嘗
有此請而人莫知之也 仁宗一日在通

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然仁宗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怒也龍川志

三廣淵除直集賢院司馬溫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義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義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嘗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

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王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予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至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入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入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

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
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
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
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
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
為蓋不出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
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元豐末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
於是乎愧於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
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 陛

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 祖宗

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 陛下

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

神宗聞安石之貪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

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

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 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

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

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

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於王韶安石喻

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畔安石亦以安石
言上之

李迪至鄆半歲 真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
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
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惶恐
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
不至人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
至臬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
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
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

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祕書
監知舒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
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搃日營
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母
械繫御史臺獄 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
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
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息州
別駕仍即時監防出門諸子皆流嶺南達
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

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飲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

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邇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若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陳水記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此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

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誚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髮鬢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文夫衣黃半臂垂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見楊文公談苑

公正

馬正惠公知節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又記聞曰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又王文正遺事曰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劄子莫

謾官家馬公退見王文正公詞色尚怒因
語公曰諸子 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
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
之馬公方直惟公力保庇於 上前
蔡文忠公齊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
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
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

章郇公為宰相五六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
其黨與偏私之迹云

寇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迺使人
告王文正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
望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
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此私
有干於人仍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
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
已登樞府 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
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
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
前感激流涕曰苟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
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

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可測公薨之時萊公不在都下後入朝廷白於上前求莫哀慟久之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名臣遺事

王文正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之諸公後白公泌欲一轉運使會京東有關諸公曰可差上官泌也公不答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關吏稟上旨上閱泌歷任曰與轉運使諸公歸以相語曰

王公無私如此名臣遺事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旦家却覺靜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名臣遺事

王沂公會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王文正公公託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一日以此答白公曰韓郎未

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
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
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
知後果李文靖有所請名臣遺事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
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
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
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
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
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

龐莊敏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
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
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以
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
卒不與言墓銘

王堯臣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
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
關樞密而濫恩偉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
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
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

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忠
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
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墓誌

王武恭公德用故人為入干進於公公問約
所遺幾何乃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
公息其敢私市耶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
藏于家

明肅攝政馬季良聯姻劉氏以非道干進
太后欲擢為龍圖閣待制顧王沂公魯守
正難之會公移疾數日喻貳政者擢季良

且曰王魯在告當亟行之諸公承順忽遽
故季良止以太常丞充職蓋三丞未嘗有
預內閣清職者中外誼傳而公持正之名
益重焉

彭思永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
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
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
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
息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
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

關真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
物議謹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
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
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
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
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
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
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
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
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

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

大又見

婉容翟氏進位官吏轉行有礙正法者周益

公言上皇扈從之賞陛下登極之恩

事體至重然法當回授者未嘗轉行豈容

掖庭奉事之人獨超此例上曰朕初以

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

縣有教地每歲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

之而縣令不敢誰何范純仁下車恩威著

於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

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
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申中書
曰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
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
侵食民田則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為縣
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
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
始也

太宗時一歲大旱 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
中汎以問衆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

無奈何寇準獨曰 朝廷刑罰偏頗凡天
旱為是哉耳 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

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
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
賊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知政事王沔其
弟淮盜所主守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
無罪非偏而何 上顧問沔沔首謝即
皆罷去其暮遂大雨 上大喜以準可用

遂驟進

劉貢父撰萊公傳又遺事云公性

曰寇準上殿

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為之語

百僚股栗

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
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不足惜奈
國事何 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
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
益辯論不平 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
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
曰晏殊燕邪黨呂夷簡以欺 陛下富公
晏公之壻也其忠直如此 聞見錄
吳正肅公育在諫職時賈昌朝等數人名編
脩資善堂書而實教授內侍公奏罷之為

參知政事山東盜起 仁宗遣中使察視
還奏盜不足慮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
山東心此為可憂 上欲徙二人淮南公
曰盜誠無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
國家福也乃止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留
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
不決多詣公者公為辯曲直判狀尾堯佐
畏恐奉行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
嫉惡太過耳
張忠定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旼

請問之曰參政陳左丞怒無也斯人難得
唯公唯正為國家歛怨於身斯人難得退
為詩哭之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
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
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劉道
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
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
甫之入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
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

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
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因窮而終不悔
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張以多欲不得為
剛微生高以乞醢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
以為剛直之士矣

十國紀
年序

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
者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
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
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
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

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
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
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
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
釋也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
人無復毫髮疑問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
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
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
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

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趙公鼎與張公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
行在浚出視師江上經營興舉鼎居中總
政事相為表裏鼎自以遭時多故遇人主
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嘗有所
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往侵紊三省樞
密孟庾參政沈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
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
鼎乃一切隱忍未嘗計較輒分彼我所幸
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為難也

范公祖禹除正言客有言於温公以公在言
路必能協濟國事温公正色曰予謂淳夫
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遺事

陳忠肅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
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謹所主多
所退避及後彼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
指議者徃徃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在
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為仁由已未嘗以
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蓋
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私薦而廢公議

則朋黨之說無緣而起

彭公汝礪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
人以為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
詩賦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悅公亦數
請去是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
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
幾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
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
治又造為危言以激怒 太皇太后必欲
寘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

政不能採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
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承
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
省封還除目辯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
下五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
以為不可諫官指公為朋黨 太皇太后
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為朝廷論事爾已而
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
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位自
是正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

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
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
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
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龜山先生言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
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
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
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 祖宗時
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章聖即位寇萊公守青州 上想見之會遣

中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
見表萊公再拜謝曰陛下幸不棄臣朝
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實不敢上既而召

還遂領相印

遺事 太宗朝事也 按此乃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踈呂公
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非其所
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對曰李無
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
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李
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

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李公
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
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病
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 上召呂
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為其門僧求官二
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
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
以案牘奏 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為參知
政事甚善呂公為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

公能容之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
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
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
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
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
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
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
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
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
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

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
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面詰之呂
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
推治無之王公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
昌齡以不獲用為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
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
遂奏之上大怒逐王公鄆州呂公亦以
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皆
罷去李王二公雖以踈短去位然天下至
今以正人許之

元城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
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
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
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
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
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已攬之庶幾可回也
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一祖宗不
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僕曰此言為
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

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
皆聞之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
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
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
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
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
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
可記取極有意思

馬末淵
編語錄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
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

不行 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
邠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 上
曰豈若邠邠寒暑雨之咨亦無耶介甫不
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 上遣使慰勞之
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明下士上所
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
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擢童惇趙子
幾等 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記聞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

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
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 上前語及
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
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
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
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
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東軒筆錄
王安禮為右丞一日宰執同對 上有無人
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為司馬
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

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孫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憂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探虜巢穴，以為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名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

無算。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嘗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蕭川志

德望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鑰鑰非準不可。殺遣

處士魏野贈寇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

起樓臺反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
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
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
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
非久即還 政要

寇萊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
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
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 倦遊錄
寇萊公貶死於雷 詔還葬雒陽過公安民
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掃地以掛紙錢焚之

尋復生荀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
立廟其旁祀奉甚謹劉貢父王樂道各嘗
為文刻石以記其事 見塵史及名臣傳

王沂公再涖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
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
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 言行錄
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虜使見呂夷簡畏
伏曰觀宰相如此雖留無益

范文正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
聳服熟戶藩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於元

吳亦以此呼之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
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
徐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徐一箇司馬家
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呂氏家
塾記

韓魏公所歷請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
之獨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
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
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

北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
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
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功遽以告忠彥
北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
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
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
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每
南來涉臨清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
無多須索也

行狀

澠水燕談云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

子華自丞相出宣撫陝西父老有遠來觀
於道傍者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公乃非
也於是相引以去

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富韓公為樞密副使辭
愈力至七月中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
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
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
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
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
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

論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
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
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
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公既以社稷
為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
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
坐且給筆札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
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
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

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
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
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神道碑

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
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
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
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讓自
止過周公遠矣

行狀

韓魏公鎮大名四年虜使每涉臨清縣即戒

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需索以辱
我也又嘗有使曰我在國中想望韓公名
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攝少尹與
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喻其下
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知肯
怒曰此豈比他處敢尔不加意遂答其人
易其馬

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
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

遂稱臣

名臣傳

范仲淹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畜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在慶州請以种世衡守環州招屬羗千餘帳久之王師再敗於定川仲淹晝夜領兵赴援賊遂遁去初關輔人心動搖及仲淹兵出號令嚴明人心遂安上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

憂謂近臣曰得仲淹出援可無慮及聞其出兵甚喜

名臣傳

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疇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羗首領有温谿心者請於邊吏願

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

東坡集

初呂正獻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嘆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殺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款識皆有慶壽宮字然後知賜物乃 光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登樞富公寓書為慶曰公之名德

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迂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家傳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司馬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

神道碑

神宗崩溫公赴闕庭衛士見公以手加額曰

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公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
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
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
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
如此溫公愧謝開見錄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
富韓公侍郎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
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

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
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
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
明邵先生知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待問副使狄諮
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學
士兼侍讀學士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
甚忠亮晦叔以著於語錄日錄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
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

賦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十
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
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
見村民百餘謹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
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辭出於
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
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
冶童子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燕談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罕見

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
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
者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
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門而入家
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
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
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
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言行錄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
於魯直為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

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
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
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
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
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
廈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
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
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
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
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

大夫所欽屬如此 遺事

陳瓘遷責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跡州郡宴
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
咸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
時王豐甫仲楚為越帥以公早為岐公所
器重具舟楫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
舍越人聞公赴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
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
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

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憇樹
下有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
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
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
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
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
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得體

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
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
之事並施載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
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
也質後果為名相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曰呂端為人糊塗帝
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
體者惟李沆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
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
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
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

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谷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

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為得宰相大體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呂文惠公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

為務

宋元憲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臣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韓魏公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有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

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

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真政府自當

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

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

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

議邊事坐是黜貶上因諭輔臣曰嘗記

韓琦初往陝西官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

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

范鎮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

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
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
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狎充斥執中當
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疑
之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
果鳥獸狀如雲母即著粉紙時陳襄侍讀
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
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敢不
奏以竹箬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

跡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
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
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
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
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
刃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御史彈奏駕部員外郎賈種民素無行元豐
中任大理寺官為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

詔出為通判呂公著面奏曰方種民為獄
官臣亦與被誣今臣在相位而種民得罪
恐所懲者小所損者大非所以示天下乃
寢前命門下韓公奏曰種民醜惡衆所共
知柰何以公著故屈朝廷公議公復為請
乃除知臨江軍既而又以臨江僻遠改知
通利軍

利州路憲俞溫父判狀多云送某州縣依條
施行時提舉常平謝皓新改官即除監司
笑謂俞曰使者判語誠不易溫父曰州縣

英俊多若一字有誤所損不細正要如此

講讀

王沂公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
元更侍經筵及戴禮終帙公率同列獻詩
以賀後孫公即世馮亦外補公自魏移洛
徑塗肆覲復以講席為言

呂正獻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
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
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復
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

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弒逆之事
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
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
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
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
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侍讀劉
原父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
後世

家傳

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
以為當世之冠 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

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

叔講便覺已語煩 神道碑

又滎陽呂希哲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
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
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雖
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家傳

東坡先生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
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
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
也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為著作
佐郎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溫公曰經筵
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
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
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
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
導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
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
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嘗講

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
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
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王
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
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藟食瓢飲季
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
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
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二雖
喻以少休不去也或以問先生曰君之

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

諫諍

元城談錄云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

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沈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恥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翌

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
繼封還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
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
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
與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
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脩起居注章衡行
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
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
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

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
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
起普亦隨之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
去上寤乃可其奏
趙普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
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
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捨
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
果稱職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
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
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更取十月轉運司
遂散芻粟既而復檄之賊且入塞當以時
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
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興 太宗大怒立
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
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樞密副使錢若水
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
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

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
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
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暮為樞密副使朕以
爾為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 陛下不知
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
避死亡補益 陛下以報厚恩今 陛下
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
天下何由知之翰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
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
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

如暑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
軍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
招討知秦州

太宗朝寇公準為真外郎奏事忤上肯上
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上
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
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諫議田公錫好直諫太宗時上言軍國要
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嘗言錫有
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

抄略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
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至
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
朝廷每有少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
至矣每見公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
也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二漆函
上親署鏤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
疏也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
下之直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
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蘇

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
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
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
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
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甚
懼也

真宗朝宮禁火災王旦馳入對曰臣備位
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
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
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

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
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
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
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
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
數百輩

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
稍厭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
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
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

竊媿之願得罷去 上悅其忠慰勉以遣

他日追念其言 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 真宗自拜迎入

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

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惟 上一

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

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 陛下其

質直如此 上亦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

又云奭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

雷同 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

誦盛德獨奭正言諫爭毅然有古風采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

瑋奏羗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

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喝 朝廷以求益

兵以李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

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

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 朝廷事體輒

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

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

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 陛下惜之上

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取於鞶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凍水記開

真宗將立章獻后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

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

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

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為參知政事俟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

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

官不動搖迪之力也

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

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

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

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
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
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帝
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
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東
明道二年莊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
太廟臣下依違不決薛簡肅公奎獨爭之
曰太后必若王昭見祖宗若何而拜乎
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
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

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
豈可見先帝乎上大寤年以后服葬
是歲天子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
尊號劉公敞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
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
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
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
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
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
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

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
受虛名而棄實義耶遂上疏曰陛下尊
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
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
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
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
縻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
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
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

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
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
震雷雨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禮論
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有挹損豈可
於此時加上尊號章凡曰上天子得公奏
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
受公於是忤時相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即日編入時
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

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
勸戒焉行狀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太妃為太后垂
簾聽政議決名百官賀蔡文忠公齊曰

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
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耳自
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
太后於宮中行狀

范文正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出通判河
中府及太后崩名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

肯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
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
繇是罷其冊命神道碑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
賀曰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
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
有謀敵裨帝右直須風來動朝蝶世間萬
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以遠看三人以其詩

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禍無敢言者余公襄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均州酒稅尹公洙歐陽公脩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高若訥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其詩播于都下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沾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乃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為罷黜內侍云

韓魏公為右司諫時災異數見公以災異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為忠

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四人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為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韓魏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

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行狀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
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琦為諫
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跡甚好
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
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領純意於國家事
爾琦聞此言益自信也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
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
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入正如推車子蓋
其心至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歐陽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
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
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
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王素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憲風力
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
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
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真外郎
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為脩媛

堯佐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
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揚國忠為戒不
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
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奪
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
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
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
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
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
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

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
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
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
且言將貶寬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
鼎鑊不避也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
介言它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
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
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
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
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

立殿陞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
主之美德必望全佩遂召當制舍人就殿
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
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別駕復
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
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
道死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
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趙
清獻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

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
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
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
臣賴之以安

神文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
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事
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弃城
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公參預大政爭以為
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
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弃城

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
文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
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
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王欽若再秉大政屢以宮觀欽奉踈簡不若
昔時為言明肅依違未能決王沂公一日
於簾前奏曰天道遠人道邇天禧中靈文
降言先帝聖壽三萬日時欽若率先慶
抃曰三萬日八十三歲太后必亦記之
後乃無驗然則今日欽奉之禮自不須過

當欽若赧然而退自爾不復言

時邊事雖欲講解元昊猶上書邀

朝廷其

輕者欲自建元為父子呼元率及令我使
與陪臣為列二府遽欲從之韓魏公獨謂
不可許數廷議衆尚不從公持之愈堅故
晏丞相至變色而起公守所見不易率殺
其禮如公言

行狀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富韓公上言
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
淹以來忠言

蘇內翰撰神道碑

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
宰相亦待罪唐介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
曲直於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
荆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
留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陳先之與
內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
去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
留不報

唐介神道碑

嘉祐中 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
橫無由禁止今後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

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
一寬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敗露荷覆之
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於上綴巨蚌燦然
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
攔更不中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
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
尹魏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質肅公介
方在諫垣疏乞再收犯者劾之仍重貶瓘
以戒不虞瓘降知越州

王素言王德用進女口事 帝初詰以宮禁

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它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賜三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文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聞見後錄

彭思永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息。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唯幄被寵，叅知政事。闕負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物議譴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為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息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

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泛恩罷臺職行狀重出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相文彥博之過貶授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黜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

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名為言事御史

韓魏公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覆論列瀕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

省閱 神道碑重出

時溫成后方有寵歐陽文忠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抑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于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剥 歐陽公脩行狀

英宗初即位有疾 皇太后同聽政至是

上疾平傅獻簡公堯俞上書請 天子聽政又再上疏 太后請還政 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

疏 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人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 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公復奏疏 天子謂 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 傳公堯俞墓誌

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 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曾文昭公肇奏疏曰伏

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
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
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
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
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
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切詳故事天聖二
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
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入
至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
聖二年兩制之議受冊於崇政殿仰稱

太皇太后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
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
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用天聖三年故
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旨引九年會慶殿
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
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於章獻太
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
疏入從之

曾公肇言行錄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之

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言董氏秩本
微病革之日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
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
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
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
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
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素盜引却慎夫人
坐正為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
而况妃乎

劉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上初即位有疾

皇太后臨朝

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

言二宮不安諫者或訐而過直敞以謂當
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口舌爭也是時方
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敞因陳前說
曰舜在側微堯越四嶽禮之以位天地饗
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唯其孝友之德光
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
友辭氣明暢 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
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其

語於外慈壽聞之亦大喜

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
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
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
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
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

黜之以厲天下溫公行狀重出

溫公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因曰
先帝初立左右惕息因居簡以諂自入故

晚年復張陛下登極中外頌羨首以留

此四人為失上曰祔廟畢自當去曰閨閭

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

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

謂不為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

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

上命留劄光請以付密院上從之癸巳崇

政登對言臣與居簡勢難兩留乞罷中丞

除外任上曰今日已令出外矣光曰凡

左右之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為過則

可矣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
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
仲淹為叅知政事獨謂曰石介剛正天下
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
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
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 主上雖富有春
秋然無失德 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
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

錄

見東軒筆

時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伊
川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
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
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
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
范忠文公鎮上疏爭之三上不報韓琦亦
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
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
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

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
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
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曰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
有詔舉諫官公以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
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
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
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
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
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為賞罰且曰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
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
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
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
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
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

御史中丞呂公誨獻可屢為言職其奏草存
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二逐皆以

廷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
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善無所睹正
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為之股栗晚年病
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為憂過於在
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
也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
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
循循如不勝衣矣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
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

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
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
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
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
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
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
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
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
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
之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

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
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
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
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
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
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
仁傳

韓獻肅公絳為相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
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賈人免行錢孫尚書
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

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矧
使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辯帝前不得
直數求罷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
而它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
因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
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茲小事
何用耶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上
為罷佐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
後數月固稱疾乃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
尚書知許州

傳獻簡公堯俞嘗論事 上不從因口知何
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 陛下何不自
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
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
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
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王荆公安石初秉政拔擇人才任以不次先
公絳數以劉摯為言荆公一見遂器重焉
擢為中書檢正居月餘默默非所好會除
御史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為安

居計未及陞對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
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
願寬州縣之罪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
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弁畿縣等使納役
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
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
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
行顯責明 朝廷本無聚斂之意
哲宗即位傳堯俞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
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

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
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擅其細故此
非臣之志也

王公存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
進章論採且曰去一人天下失望忠讜沮
氣讒邪之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
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自公在兵部時太
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
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
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

法及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
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
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
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時四
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
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
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
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
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比幾十
年水官議還故道二三大臣力佐佑之公

言故道已高水性趣下徒費財力恐無成
功累章力爭卒輟其役公既中立自信不
為詭隨一時公議翕然歸之然亦卒以是
去蔡確賦詩安州吳處厚者上之以為怨
訕諫官交章請行誅竄公與范丞相純仁
或顯言或密疏最後留身簾前合力固爭
以為不可確貶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
確再貶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初公在熙
寧中論事已為范丞相所推及僭執政趣
又多合已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

苟相比前論不當罷教畿內保甲者乃范
丞相所建也始自兵部尚書遷戶部奉山
陵有勞確乘間復徙公兵部而公志在體
國不以怒遷士大夫益知公賢

劉忠肅公摯為御史與中丞楊元素言助役
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
辭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
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
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
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

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
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
忠直所惡者邪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
云云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
者擯之為無能俠少獯辯者取之為可用
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
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
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
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款
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

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
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
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
日罷御史落館職政府擬寬嶺外上不
聽乃貶衡州

劉忠肅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
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
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
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

儲祥宮成將肆赦王巖叟進曰天禧中祥源

成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既對又曰古人
至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
聖治也 公內剛外和志其大而略其細
或以不義加己不寘念也欺君害民者雖
前有鼎鑊必與之較故立朝廷進說無所
回隱不卹己私其人居朝廷執政柄在人
望風聽命之不暇公直前犯之雖司馬溫
公亦為之言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
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
其言然後已

胡宗愈除右丞臺諫更疏論列諫官王覲疏
奏不已二聖怒將重責宰相開陳不聽劉
摯復進說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
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公頓首謝曰
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
朝廷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
陛下逐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非所願文
彥博曰劉摯言是願賜聽覽王覲免重責
改職補外而已中執法孫莘老御史楊康
國相繼辭去獨劉安世與左司諫韓川同

對宣仁后因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與川
奏 朝廷用人皆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
議以為不當即略陳宗愈罪狀宣仁后曰
今且試其所為安世謂 朝廷設官從微
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
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若執政
之官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一
有差失天下受弊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
人之地宣仁后嘉納退而又以劄子論宗
愈向為蔡確引用今又陰結惇確凡十二

事章十餘 上皆留中而公論之不已又
申三省乞請章疏付外施行翌早三省奏
事罷執政皆退簾中有語曰右丞且住劉
安世有章疏言右丞右丞宜自為去就宗
愈遂罷

劉安世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
人為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執
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
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

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
殿上虎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孃子謀曰
朝廷不以安世不肖誤除諫官這箇官職
不比閑慢差遣須與它 朝廷理會事有
所觸犯禍出不測 朝廷方以孝治天下
如以老母懇辭必無不可孃子曰不然諫
官是天子爭臣我見徐爺要做不能得你
是何人蒙它 朝廷有此除授你果能補
報 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選甚處隨你去

但做安世遂備禮辭免尋便供職三日
朝廷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
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
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着
也怕八喇惡地安世歷遍七州於其中間
又遭先妣喪禍與兒子輩扶護靈柩盛夏
跣足日行數十里脚底都穿破一日下程
大底兒子悶絕于地後來究竟不起今只
有老夫與兒子兩人在耳

陳忠肅公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

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
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
傷治體乎

哲宗朝田晝與鄒浩善元符間晝監廣利門
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
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
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
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

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

東都事略

元祐七月上祀南郊以兵部尚書為鹵簿
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持至青城儀
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轆星門外
忽有赭傘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
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某國大長公
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
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
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東坡曰軾

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
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東坡

章惇於崑山縣強市民田人口經州縣監司
次第陳訴皆不敢受理又經戶部論訟復
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公累上疏不報
乃極論之曰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
謀蘊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
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徼幸
富貴在 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
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 陛下嗣位擢置

上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以至悖慢帷
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及以家難退歸里
閭而敢憑恃凶豪劫持州縣使無辜之民
流離失業乞特賜竄殛仍委臺臣置院推
劾其崑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
責章四上 朝廷令發運司體究詔贖銅
十斤公復爭之以謂所責太輕未厭公議
况惇與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
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
四凶若不因其自致入言遂正典刑異日

却欲寬逐深恐無名且干繫官吏因惇致
罪皆處從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
理顛錯亦已太甚况下章之日惇父尚在
而別籍異財事狀顯著考按律文罪八十
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
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
示懲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
廢於公卿伸於愚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
息之弊非清朝之所宜行也

劉安世
言行錄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

語言恐脅貴近為中外憂劉安世復言曰
臣近嘗進對論蔡確朋黨雖粗陳大槩未
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臣聞蔡
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
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
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
下之事在其掌握 聖上嗣位四人者以
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為辨正
恐異日必為 朝廷之患臣聞元豐七年
秋宴之日 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

傳以為盛事明年神考皇帝晏駕衆謂
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
先帝違豫嘉岐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
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
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
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
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
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義仁孝
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誥告外庭蓋事已先
定不假外動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

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工二王即遷就外
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
遠嫌之理其事四也此實太皇太后聖
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
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
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
事跡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
本末著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
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
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茲

豪屏息它日無患由是三入亦皆得罪

世言行錄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
上必欲朝廷誅殛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
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
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
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
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宥然
於父母欲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息臣

之區區實在於此

初陳丞相以劉敞不附已論議不能佑公唯
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
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為
言 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
日 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所聞當
一一語朕也無幾何 朝廷從禮院有所
詢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
官院事吳充請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
以謂 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

且已甚稍激厲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
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也請退止前命已
而備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
事 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
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與舍容耳公奏言
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
臣下今則不然 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
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
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
食地震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

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黃濁略皆如公
言公又密勸 上收覽威權無使聰明蔽
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 上深納之

敬言
行錄

右司諫賈易降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
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頤善於是
頤軾交惡黨與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頤
軾以靖 朝廷而易言侵及太師文彥博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故 太皇太后怒欲
峻責易呂正獻公言易所言頗切直唯詆

大臣為太甚不可復處諫列爾 后曰不
責易此亦難作宗祿切 公等自與 皇帝議
之公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以
之乃止罷諫職出知懷州既退公謂諸公
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 主上方富
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 上心
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
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中書大防劉左丞
摯王右丞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仁者之
勇乃至於此呂公公
著家傳

李公綱狀貌雄偉常有憂國愛民經綸天下
之志為起居舍人時屬京城大水公上疏
抗論時政遂遭罷黜流落七年始召為太
常少卿

張公燾感激 上知政事闕失盡言無隱金
陵宮室未備置修內司命宦者王鑑領之
鑑請 聖祖殿基營私第部曲多占民居
其使臣儲毅託名御莊冒占腴田大為姦
利會有訴者按驗得實止鑄毅官公曰此
與宣和間李彥西城所公田何異毅不足

道鑑實使之。上為逐鑑仍罷御莊。
晏公敦復凡有論奏。上未嘗不嘉獎聽納。
嘗諭公曰：卿鯁峭敢言，無所間避，可謂無
忝爾祖矣。公再拜謝曰：臣世受國恩，無以
報。朝廷萬一若不以吐露肺腑知無不言
是負陛下也。

定庵先生云：族人陳良翰一日見余，問曰：近
潘良貴廷叱向子裡，如何？余曰：義榮良貴也。
平日勁直，此一事尤為人所難也。良翰曰：
直則直矣，未為盡善。夫人臣以禮諫，君使

子裡以無益言，感聖聽則義榮當引古證
今力陳利害，委曲為上言之，無有不開悟
者。今於殿陛之間，厲聲一叱，以快一時之
憤，似近乎訐，豈所謂得事君之體耶？雖然，
當今之世，士氣委靡不振，如義榮者奮不
顧身，敢與僥倖抗，亦不易得。但春秋之法，
責賢者備，不得不然。良翰後生，其操論如
此，它日立朝，必有可觀者焉。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實直也。伊
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

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遺書云今天下之士夫在朝者又不能
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
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
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
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
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程氏遺書云王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
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
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

今便都無異者



[Faded and mostly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a form or document, with some faint lines and markings.]

1914

